



十二星座女孩
励志言情小说系列



我的青春，

愿以你为名

我是金牛座女孩

梨十一 著



I AM
A
TAURUS GIRL

Name My Youth Your Love



金牛座
女孩必读

其他星座女孩选读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十二星座女孩
励志言情小说系列



我的青春，
愿以你为名
我是金牛座女孩
黎十一 著

I AM
A
TAURUS GIRL

Name My Youth Your Love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青春，愿以你为名：我是金牛座女孩 / 梨十一
著. 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7.7
ISBN 978-7-5502-9859-0

I. ①我… II. ①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1470号

我的青春，愿以你为名：我是金牛座女孩

作 者：梨十一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：夏应鹏
· 特约监制：黎 靖
策划编辑：黎 靖 王亚伟
封面设计：王 鑫
版式设计：徐 倩
封面绘图：吴 莹 黄小玉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31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5印张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9859-0
定价：36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导 语

金牛座和双鱼座配对指数有多高？金牛座和天蝎座配对指数又有多高？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生和一个三十九岁的男人能否修成正果，还是那段青葱岁月里的爱情才是她的归宿？

我想你肯定有过那样的青春——美好而单纯的少年在阳光下微笑，你在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后迅速成长。那些时光让人爱得欲罢不能，让人痛得死去活来，让人恨得咬牙切齿。可是许多年后，你应该还是会去怀念。

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怀念，反正沈寻会。沈寻十六岁那年遇到了黎昕和何佳，十八岁时失去他们，二十四岁时遇见徐瑞天，而后又失去了他。人生总在不断得到、失去，失而复得、再失去中，如此重复。她总是在无数个夜晚想起黎昕与那盆茉莉花，也总是想起何佳脸上那种深深的绝望。而最终纠缠着她的噩梦却是徐瑞天大口大口在厕所里呕血。那个满天星光的夜晚，那场绚烂的极光盛宴中，沈寻终于找到了最终的温暖，可是岁月已经太晚。

这是一场惨烈的青春，带着温暖的伤口，带着美丽的遗憾，一直开往人生的终点站。如果非要给这段时光命名的话，沈寻希望，以某个人的名字。

那个人就在心底，沉寂。



目
录

contents

I A M A T A U R U S G I R L

001	第一章 初 恋
017	第二章 触 碰
034	第三章 故 事
052	第四章 旧 事
070	第五章 渴 望
089	第六章 温 度
107	第七章 惊 变
123	第八章 重 逢

142	第九章 扰 乱
157	第十章 暗 哑
176	第十一章 一 念
192	第十二章 死 别
212	第十三章 归 宿
223	番 外

第一章 初 恋



吊扇嘎吱嘎吱作响，也挡不住门外炎热的空气往门里面钻。婉转悠扬的乐声从音响里飘出，像是在安抚这燥热的夏天。

沈寻手里拿着抹布，正在一遍一遍地擦拭她面前盆栽的叶子。

那是一盆茉莉花。翠绿而繁茂的叶子被擦得发亮。碧叶间，冒出了几朵洁白的花。风一吹，清香扑鼻。

沈寻擦完叶子，摸了摸花朵，嘴角带着笑。那动作轻柔得像是抚摩孩子一般。她将花盆摆在一个显眼的位置，然后开始用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松土。松土是大工程。土要一点儿一点儿地松，不然会弄断根，所以沈寻松完土已经浑身是汗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门被推开，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。

沈寻偏头，门外的阳光倾斜着照进来，她半眯着眼睛客气地喊了一声“欢迎光临”。那个人逆着光踏进来时，沈寻感到一阵恍惚。

走进来的是一名男子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。

沈寻看人一向先看衣服。她注意到那身西装用的是上等面料，做工精致，连纽扣都做得很精美，一看就价格不菲。

沈寻的目光渐渐移到男子的脸上。

男子大概三十多岁，身材修长。他的脸轮廓硬朗，眉峰太过锋利，

尤其是那双眼睛，经过岁月锤炼，沉淀出一种特有的成熟锐利。

沈寻觉得这个人百分之百是天蝎座。她平时喜欢研究星座，所以喜欢用星座来评判人。天蝎座的男人感觉敏锐，成熟，深谋远虑，城府深，很难深交。眼前的人给她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。她将男子引入座，然后去冲了一杯咖啡，放在男子的面前，并微笑着说道：“你好，请问有需要帮忙的吗？”

男子递给沈寻一张名片。

沈寻接过来一看，顿时愣住了，名片上印着“徐瑞天”三个大字。其实沈寻一向不关注什么著名人物，只是徐瑞天的名字在蓝山市几乎是家喻户晓。徐瑞天是华富集团的老总，身价上亿，因为经常做慈善事业而屡被报道。蓝山市好几个重点中学都设有“徐瑞天助学金”，其中包括以前沈寻读那个高中。他不是企业家中最有钱的，但绝对算得上是其中长得最好看的。

“我想定制一套婚纱。”

沈寻发现徐瑞天有个习惯。他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摩挲杯子，眼神带着探究。

“婚纱？”沈寻惊讶地反问。

在沈寻的意识中，徐瑞天是结过婚的。虽然沈寻不爱关注八卦，可是电视新闻铺天盖地的都是徐瑞天和他的妻子如何恩爱的消息，沈寻也略有耳闻。

大概徐瑞天也看出了她的惊讶，所以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们店做不出来吗？”

沈寻两颊微红道：“不是不是。”

“我想为家母李月芳定制一套婚纱。”

李月芳是店里的常客，也是高级VIP。这位李奶奶已经六十岁了，可还是非常讲究穿着。大概她生下来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所以对着

装要求格外高，每次来店里都是高贵而美丽的，看起来并不像六十岁的人。

“请问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？”

徐瑞天轻微皱着眉头道：“我带你去见她。”接着徐瑞天站起来，喝了一口咖啡，语气随意地说道，“咖啡还行。”

沈寻随即关了门，在门把上挂了一只小熊、一支笔、一个本子。那只小熊是用碎布料缝制的，看上去比较特别。小熊穿着白裙子，裙子上写着“主人外出，有事留言”几个字。

这家工作室是做高级服装定制的，名字叫“初恋”，老板叫郑青秋，是个美丽精致的女子，年龄大概有三十多岁，一直未婚，而且也是天蝎座。郑青秋在蓝山市也是比较有名气的人，曾经在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上拿过奖。她设计的每款衣服都很有灵气，而且每款都只有一件，由于是纯手工制作，所以一件衣服会花去不少时间，当然价格不菲。她不是什么客户都接，所以蓝山市的名媛们把能穿上“初恋”的衣服看作身份的象征。

店里只有郑青秋和沈寻两个人。沈寻通常是跟着郑青秋打打下手，她在一旁看郑青秋将一块普普通通的布料做成一件漂亮的衣服，像变魔术一样。

上了车，沈寻系上安全带，忽然觉得有些喘不过气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太热的缘故，尽管车上开了空调，沈寻的手心却都是汗水。

徐瑞天看着前方，淡淡地问道：“你在紧张什么？”

沈寻惊讶地转头，然后努力镇定道：“我没紧张。”

徐瑞天也不戳破。

沈寻现在心里还乱七八糟的。她想着万一徐瑞天是骗子呢？很快她又觉得这个念头很可笑。一个身价上亿的人能骗一个普通老百姓什么呢？

沈寻觉得自己也没有美到能让人产生什么邪念的地步。

无数念头闪过之后，她嘴角带着淡淡的笑。

很快，她就笑不出了。因为徐瑞天带她来到了市中区医院。

踏上楼梯的时候，沈寻有些惴惴不安。医院很冷清，地板、玻璃、器械都是冰冷的，医生、护士的脸是冷的，患者家属的眼泪是冷的。沈寻似乎感受到了各种病痛带来的痛苦，她忍不住搓了搓手。

徐瑞天带着沈寻来到病房。房门外坐着一个女孩，有十四五岁左右。女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运动装，低垂着下巴，毛茸茸的头发蓬松微卷。沈寻见过这个女孩，她叫徐婉，是李月芳的孙女，经常带着李月芳去店里。

走进房门，沈寻看到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。她的头发已经掉落得稀稀疏疏的，脸白得像一张纸，能看到淡紫色的毛细血管。她的唇也是惨白的，整个人如同稀薄的雾，仿佛风一吹，就散掉了。

看见沈寻，她嘴角勉强向上弯曲，艰难地微笑。

“沈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还麻烦你跑一趟。”

沈寻走上前去，替老人掖了掖被子，笑着说道：“李奶奶，一点儿都不麻烦。听徐先生说，您想定做一套婚纱？”

李月芳有些羞赧地微微点头：“我和我先生结婚时太仓促，没有穿婚纱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这成了我唯一的遗憾。如今我怕是时日无多了……”

“李奶奶，您可别这么想。您人那么好，好人一定有好报。”

“但愿……”

“李奶奶，请问您想要什么样的婚纱呢？”

李奶奶看了看旁边非常安静的徐瑞天，微笑着道：“初恋。”

听到这两个字，沈寻的心像是被针刺了一下，疼痛尖锐地集中在一点后逐渐扩散蔓延。她的脑海里迅速地闪过一个名字。那名字如同

流星，在天边划过一条线，最后沉寂而去。

沈寻呆呆地立了半天才说道：“我先回去问问郑姐，等她设计好草图，过几天给您看。您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”

李月芳点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如果你有想要爱的人，一定要去爱一爱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钟自己是否还活着。”

沈寻微微一笑，同病房里的人告别后，逃也似的退了出来。原本她想快点儿离开，但是房门外那个小小的身影单薄得可怜。这让沈寻忍不住靠近。她安抚性地摸了摸徐婉的头发，轻声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进去呢？”

徐婉皱着眉头，毫不留情地推开沈寻的手，不悦地说道：“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！你不要多管闲事！”

徐婉年纪不大，脾气倒不小，再配上蓬松的卷发，像是只耄毛的小狮子。徐婉的这头自然卷显然隔代遗传自李月芳，她们两个长得很像。而她这个臭脾气八成是遗传自徐瑞天。



回工作室的路上，沈寻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“初恋”这两个字，它们带着灼人的温度，烧得人浑身都是躁热的。

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那样一个人，如同天上的皎皎明月。那个时候，仅仅是幻想和那个人过完一生就很满足，哪怕从头到尾都不曾拥有过。他笑一笑，你的天空就放晴了。他眉头微微一皱，你的心就疼得不得了。他手里有根看不到的线，那线绑着你，让你成为一个木偶，傻傻地跟着他手舞足蹈。

沈寻的青春里，当然也有那样一个人——黎昕。

那时候，沈寻觉得单单这个名字都闪耀着光。

高中的时候，沈寻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也是班长，成绩好，经常考第一，人缘也好。同时她又很热心，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。她一直都努力做到最好。尽管如此，沈寻并没有真正的朋友。她并不擅长同别人交心，更不会去迎合别人，所以能聊得来的人寥寥无几。

如果一个班里有个最优秀的女生，那一定也有与之匹配的一个最优秀的男生。在沈寻班里，这个男生便是黎昕。

开学的第一天，黎昕在班上的人气便旺旺的。据八卦协会会长兼室友以及唯一好友何佳透露，黎昕温柔善良，家境不错，能弹一手好钢琴，就算是穿着灰扑扑的校服，也掩盖不了他灼目的光芒。

其实沈寻不是特别花痴的人，所以一开始何佳说这些的时候她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一心只管学习。但是因缘巧合，黎昕突然闯入了她的视线。

那是某天下午放学后，有个同学拜托沈寻帮忙值日，沈寻就没有急着走。她在打扫教室的时候，看见黎昕提着一个袋子，慢吞吞地走到教室的小阳台。原本沈寻也没放在心上，可是直到小阳台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她这才有了好奇心。

当沈寻走到小阳台的时候，发现黎昕在摆弄一盆快枯死的茉莉花。

这株茉莉沈寻早就看到了，也不知道在阳台上放了好久，花盆里全是杂七杂八的垃圾，茉莉光秃秃的枝干残缺下垂。

黎昕先将花盆里的垃圾一点儿一点儿清理掉，然后剪掉已经断了枝干的，把紧实的土松开，上面撒一层肥料，最后浇上水。他弄完一切，将花盆抱起来，放在阳光最盛的地方，微微一笑。

那盆茉莉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。

沈寻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生。要怎么形容呢？她无法解释从内心升腾起的那种淡淡的酸涩。

那一刻沈寻在想，若是有一天，也有男生像黎昕对待茉莉花一般

对待她，她也就没有遗憾了。

原本沈寻有个不富裕但是很幸福的家庭。沈寻的爸爸没什么文化，只是一名小小的水泥工。沈寻的妈妈则做着一份比较轻松悠闲的工作，她空闲的时候喜欢打牌，全家的重担都落在爸爸身上。

初一那年，沈寻萌发了想当钢琴家的梦想，她想学弹钢琴。对于这件事情，她爸爸是支持的，只是她妈妈林容表示强烈反对，嘴里嚷着“吃都吃不饱了，还学什么钢琴”。

她爸爸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学会一样乐器，修身养性。那个时候一架钢琴要一万多，对沈寻家来说，一万多的开支算是巨款，她妈妈死活不同意拿钱出来。

她爸爸说没关系，他能挣钱。

酷暑的时候，她爸爸顶着高温在工地的高层建筑上工作，因为过度劳累，有一天忘记系保险绳，结果中暑摔下高架而亡。

沈寻一点儿都不喜欢十五岁的夏天，少女时期的钢琴梦也成了噩梦。后来沈寻一直在想，若是当时自己不说想去学钢琴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，是不是他们一家三口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沈寻爸爸死后有一笔赔偿金，一直被沈寻的妈妈林容攥着。从那时候起，沈寻不但失去了父爱，连母爱也变得稀薄。在葬礼上，沈寻永远记得她的母亲面带痛苦地说道：“沈寻，你让这个家散了……”

那一刻，沈寻的心被碾轧了一遍又一遍，所有的疼都喊不出来。

林容开始经常夜不归宿，沈寻经常到麻将馆去找她。后来林容迷上了老虎机，把赔偿金输得干干净净。

沈寻忘不了初三的那个晚上。她刚刚回家，便看到妈妈蹲在地上，一双眼睛又红又肿，口中喃喃道：“这人生太凉了……”

自从父亲死后，沈寻很少看到林容哭。林容的脸上常常挂着空洞冰冷的笑，连家里的空气都是冷的。

沈寻觉得，这个世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温度。

而遇见黎昕的那一刻，她终于触碰到了想要的温热。

沈寻以为，照顾茉莉花有可能是黎昕一时兴起。可是黎昕每天都会给茉莉花浇水，下课的时候还站在阳台，叮嘱路过的同学不要碰倒了花盆。

沈寻每天都会假装去阳台的水龙头处洗手，其实真实目的是去看那株茉莉花究竟有没有活过来。

直到有一天，原本光秃秃的枝干上冒出一点点绿色，沈寻的心像是被划开了一道豁口，那种温热不断往里面灌去。

她站在黎昕的旁边，笑着说道：“茉莉花活了。”

黎昕也微笑着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它终于活了。”

沈寻偏头，道：“我叫沈寻，我知道你叫黎昕。”

“我知道你叫沈寻，我也知道你知道我叫黎昕。”

黎昕说的话听起来更像绕口令，沈寻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余光中，她看见黎昕脸上浅浅的梨涡。

说实话，她也记不清自己究竟有多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每天生活在自责与埋怨中，她快看不到未来了。

自从茉莉花活了以后，沈寻每天都要和黎昕在小阳台站一会儿，聊些无关痛痒的东西。聊年纪，聊生日，聊星座。

沈寻是金牛座。黎昕笑呵呵地说金牛座的女生聪明能干，温柔，做事情有条理，能够活得出彩。

沈寻脸红，也不知道黎昕是在夸金牛座，还是在夸她。

之前沈寻对星座一点儿都不感冒，黎昕提了一句，她便偷偷去翻星座书。

黎昕是双鱼座，星座书上说，金牛和双鱼不算绝配，但也算很相配。看到这里，沈寻偷偷地笑了，仿佛看到了未来一般。可是当沈寻

看到金牛座传说的时候，她沉默了很久很久。

宙斯爱上了美丽的公主欧罗巴，于是化身为公牛，开始接触欧罗巴，后来和她生下了三个孩子。为了纪念这些，宙斯将公牛的形象升到天幕，那便是金牛座。可是赫拉才是宙斯的原配。沈寻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欧罗巴是个小三。

小三……如此尖锐的字眼儿，让沈寻如芒在背。

沈寻初中毕业时，家里的钱已经被林容挥霍得差不多了。林容白天出去，夜里很晚才回来，夜不归宿也是常有的事情，连续消失两三天也有过。一开始沈寻还非常着急，到处去找林容，甚至想过要报警。直到某天，沈寻看见林容和一个男的抱在一起，她整个人都呆掉了。

那个男人沈寻也认识，是爸爸的同事。而且这个男人也有妻子。

沈寻气得发抖。

林容回来的时候，沈寻怒气冲冲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和那个有妇之夫抱在一起！”

没想到林容不客气地回答道：“大人的事情你少管！”

“妈！”

“你别管！”

沈寻不知道要用什么理由去说服她。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

那个男人的妻子找上门来，疯狂地砸东西，林容和那个女的大打出手。这么一闹，街坊邻居都知道林容给别人当情人了。每天放学、上学的时候，他们只要看到沈寻经过，都会指指点点，时不时地传出“这就是那个小三的女儿”之类的话。

每次想着这些，沈寻心里都憋了一团酸涩，日积月累，没法散开。她像是抱着一块大石头，越来越沉，越来越重，她被拖慢了步伐，双手血肉模糊，却仍然不撒开。

沈寻努力变得优秀，企图让那些优秀的光芒驱散这样无尽的黑暗。

可是，有什么用呢？

林容不在乎，沈寻也很难去改变这样的想法。为了挣生活费，沈寻开始打零工，批发些小饰品卖，或者发发宣传单什么的。

沈寻变得很忙碌，白天上学，晚上打工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她能够站直了身体，挺直了脊梁。

林容对这些漠不关心，有时候甚至还向沈寻要钱。

沈寻坚信着，林容总有一天会改的。可是等了好久好久，林容也没有任何改变。

沈寻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她和黎昕的关系在逐渐变好。

中午的时候，有同学在小阳台互相洒水嬉戏，不小心把花盆碰倒了，花盆碎了一地。当时黎昕急忙从座位上跳起来去查看情况。

茉莉花刚长出来的枝丫又断了两根。黎昕微微皱着眉头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沈寻的心跟着纠在一块。她立即以五十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宿舍，拿了一个盆后再冲回教室，然后喘着粗气，走到阳台蹲下来，把花盆的碎片清理掉，再把泥土捧进盆里，把花重新栽上。

黎昕先是一愣，然后跟着沈寻一起不嫌脏地捧泥土。

两个人合力弄好一切以后，黎昕笑着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沈寻一边洗手一边笑着摇头说：“不用谢。”

这事情的整个经过和画面被沈寻保存了许久许久。那天她发现黎昕的手很好看，指骨又长又直，连捧着泥土都像捧着宝贝一样。那天她还发现黎昕的眼睛又黑又亮，干净得不染纤尘一样。

为什么这个男生就这么好看呢？

整个过程，沈寻的脸带着绯红。大概是因为跑步的关系，没人发现那样的绯红其实是羞涩。

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，那样美好的羞涩感一直在沈寻心中，像块瑰丽的宝玉，无论被岁月如何冲洗，都是那么熠熠生辉。

自此以后，沈寻和黎昕的关系更进一步，上课的时候眼神会莫名其妙地撞在一起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黎昕总是淡淡一笑。有什么难题，黎昕会和沈寻讨论，两个人像认识多年的好友一般，有很多共同之处。

班里甚至传言他们两个人在谈恋爱。被人打趣的时候，沈寻总是微红着脸解释说两个人只是好朋友。

而且，沈寻发现，黎昕钢琴弹得真的很好听。那是她不敢去碰触的噩梦，却被黎昕轻易化解了。大概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，给那个人遗留了一缕光，于是在茫茫人群中，他跟任何人都不同。

或许在青涩的年纪注定会有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白马王子，他一定会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衬衣，坐在落地窗前，优雅地弹着钢琴。阳光恰好洒在他修长好看的手指上。

那天放学，沈寻帮同学值日后，经过琴房时，听到里面传来了悦耳的钢琴声。曲子娴熟流畅，没有任何的错节音符，也没有任何停顿。

沈寻站在窗户旁，踮脚张望，看见黎昕坐在钢琴旁，闭着双眼，一双手优雅地跳着舞蹈。黑白分明的琴键、修长的手指、温暖的光，让琴房顿时熠熠生辉。这个画面几乎是一瞬间就俘获了沈寻的心。她那颗心被死死拽住，整个人都不敢喘气，生怕一呼吸，那样美好的画面就毁了。

大约是沈寻的目光太过炽热，仿佛有感应一般，黎昕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扭头看向窗外。

沈寻的眼神中带着慌乱与歉疚。原本，在这个时候，沈寻应该安静地走开，可是她并没有，反而忐忑不安地朝着琴房走去。大概是因为黎昕在，所以琴房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。

沈寻刚刚走到琴房门口，钢琴声戛然而止，旋律还在空气中回荡。黎昕微笑着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”

沈寻缓缓走进去，偏头看着钢琴，忍不住上去抚摩：“你刚才弹